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

起建安二十二年
盡建安二十五年

孝獻皇帝癸

丁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

居巢縣屬廬江
郡春秋之巢國

孫權保

濡須二月操進攻之權令甘甯領三千人爲前部督密敕甯夜入
魏軍斫營賜甯酒米眾殺甯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先以銀盃酌
酒自飲兩盃人各飲以一銀盃徑詣魏軍營下拔鹿角踰壘入營
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甯已退入營作鼓吹稱萬

歲因夜見權權喜曰此足以驚駭老子矣因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次日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

結婚三月操引軍還甯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

六軍屯居巢

移置惟有甘甯所營之事以破操之膽隨卽使人請降以誑之此兵機也故操亦卽受其降而不敢與敵

而通鑑原文乃置權請降於班師之後夫操旣班師權何畏於操而請降哉故移請降於班師之先但甘甯傳置此事於二十年從征合肥之前則孟德有張遼之語似屬無謂故移置於此年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

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爲酣樂命泰解衣

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

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

罷任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

樂業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爲上

使司之者壯勇而樂和編絲高竹不可用也豈非惑人土卒思歸之故也唐總曰鼓吹之樂以爲軍容昔黃帝承統有功以爲樂奮到而鼓吹亦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自漢以來北狄之樂也鼓吹者余按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於是盛等乃

服初係策討山賊權駐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

賊鋒刃已交或斫中馬鞍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

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操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任如此初擢右護

軍將欽屯宣城宣城縣屬丹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

表斬之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以其地卑浴水非深而生蘊藻故曰蕪湖及權在濡須

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曰盛前白卿卿今舉

之何也欽曰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

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夏四月詔魏王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一 思補

孫權以孫皎爲征虜將軍鎮夏口皎靜之子也先是曹操數出
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其爲人輕財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
至厚皎嘗遣兵略魏地兵吏略得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
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
由是江淮閒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甯忿爭權聞以書讓皎曰
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雖彘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較略卽計略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
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卿行長大且受重任何可恣
意有盛怒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宐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
葛子瑜字書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甯
結厚 冬七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

副車董巴輿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或載兩轄金薄膠龍
為輿倚數文虎伏軾龍首銜轅左右古陽節轡省立銜續文
蓋榜形蓋華蓋大旗十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鐵鑿鑿金
鑿方鈿挿翟尾朱兼樊覆赤罰易甘金就十有二左蘇以龍牛尾
為之在左驂馬輓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
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鬚尾為朱鬘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
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旗十二各隨車色立車則正暨其旗
安車則邪注鈿鐵札也鑿馬首飾也。轄音閑入聲踐音宗鈿音

乞

魏以五官中郎將不為太子初魏王操娶丁氏為夫人納十

氏為妾及丁夫人被出乃以卞氏為繼室卞氏生四子不彫植熊
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既而操欲以女妻丁儀不以

儀曰此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廙晉百官志給事黃

以後並囚之與侍中俱管門門侍郎秦官也漢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

才勸操立以為嗣脩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瑗露版

答曰露板不封也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尚書僕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曹掾邢顛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不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歔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旣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

故遂定爲太子左右長御賀下夫人曰

漢皇后宮有
勳側長御

將軍拜太子

不爲五官將故
稱之爲將軍

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

以不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
重賜遺乎長御遺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

難太子抱議郎辛毘頸而言曰辛君知吾喜不毘以告其女憲英

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臨

菑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漢合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
已論者沒入車馬改具又宮

衛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衛可得而
出入也若魏制則司馬門惟車駕出乃開耳

操大怒公車令坐

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籠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

命還家賜死時丕植皆好招文學之士如玉粲陳琳徐幹應瑒劉

植阮瑀竝皆親善不爲之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逞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者也既而阮瑀先卒幹琳瑒植於是年竝亡不乃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對一時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每至觴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爽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

徐幹字偉長

獨懷文抱質恬澹寡

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

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晉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偶也幹爲人清元體道六行脩備輕官忽祿不耽世榮故不獨稱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

蜀而雷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

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不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

竹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

出在南山之閒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於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末又依古典爲九州乃令關右盡爲雍州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

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

蘭等屯下辨

下辨縣屬武都郡賢曰今成州同谷縣

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

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

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及其卒也權哭之慟

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之發哀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峻代肅督

兵萬人鎮陸口眾人皆爲峻喜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

言懇切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

代之眾嘉嚴峻能以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

今克敵甯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

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

言可大爲部伍擇取精銳也

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

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

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聞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遂部伍東三郡

東三郡丹陽會稽新蔡也

彊者爲兵贏爲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

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

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

典兵督許中事

魏王操曾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爲長史典兵督許

時帝久失政義士咸

憤京兆金禪日碑之後也爲人慷慨有日碑之風觀漢祚將移乃

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司直卽丞相司直

太醫令吉本本子逸逸弟穆等

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爲援

咸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逸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

門射必中肩帳下督扶必奔南城

許昌之南城也

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

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邈穆等錯應曰王

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去會天明邈等眾潰必

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擒紀晃

潁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

紀呼操名

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操於

是大怒召漢百官至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人以救火者

必無罪皆附左操以爲非救火也乃助亂也皆殺之 三月有星

孛於東方 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眾議狐

疑騎都尉曹休魏王操之族子也謂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

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

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曹洪於是置酒大

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武都太守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揮扇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爲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忝子鄴陵侯彭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氣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謀彭讀詩書彭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驅沙

漢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彰獨曰好爲將操曰爲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採聞而大笑至是乃以彰爲驍騎將軍討三單于操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

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

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在巴漢之間備攻之不能克

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韋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卽眞初韋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韋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尙在蜀郡而

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祇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壯大又能飲食初爲督軍從事游戲放縱不勤所職諸葛亮奄往錄獄眾人咸爲祇懼祇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祇悉已闡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使兼成都與郫二縣令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而祇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台其精如此每朝會祇坐次洪洪嘲祇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人善其對 魏王操將親征劉黃門侍郎劉虞諫曰韋茲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茲夫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

方之險擇要害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廣務農桑事從節儉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操報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秋七月遂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操之西征道由孟津過宏農王家操問左右當謁否允散常從董遇對曰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宏農王卽位旣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操遂過之遇宏農人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其兄同依將軍段煨采椽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嘗註老子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門人從遊者甚眾或問云奔走衣食何暇得學遇言當以三餘何謂三餘遇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賊

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

桑乾縣屬代郡宋白曰今雲州東至桑乾

督帳一百五十里

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

鮮卑以勇健不貪新法平端單推之爲大人

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彭力戰所向皆破

乃請服北方悉平衛操在長安召彭問其戰績彭到歸功諸將不

自伐其功操喜將其鬚曰

將音亂入聲

黃鬚兒竟大奇也

南陽吏民

苦繇役

苦於供給曹仁之軍也

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南陽太守東里袞與

功曹應余逆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

而死音騎執袞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荊州魏王操命

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

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

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其攻之

是歲處士王烈卒於遼東烈

字彥方北海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寔爲師時荀爽
賈彪李膺等皆就學於寔見烈器業過人遂與相親學既成還歸
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遇歲饑饉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
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居平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其誘人
皆因其性氣誨之以道受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陸州閩承風咸競
爲善里中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所甘乞不使王彥方
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
是有恥惡之心旣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我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
有老父擔重於路一人代之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其姓
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出行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
老父還尋得劍守劍者卽前代擔人也老父孽其袂問曰子前者

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於路未有若子之仁者也請子告我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其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中途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謂以直相推以枉自居不敢使烈聞也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其在遼東遼東之人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曹操當國屢徵召之公孫氏不遣至是卒年七十八

紀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 初夏侯淵

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

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

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漢中沔陽縣

有定軍山北臨沔水據法正傳於定軍興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興勢也今按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

遠當從華陽國志考異曰備傳云于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

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興勢今從黃忠傳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諜攻之淵軍大敗斬淵

考異曰淵

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使郃

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於走馬

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及益州刺史趙顛

顛顯刺益州堽兵接刃淵途沒今從劉備黃忠法正傳

操所命也淵時有幼子曰榮年十三亦在行間左右提之走不問曰吾

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於陣張郃乃引兵還陽平

白廣

石還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初操東還留襲督漢中軍

事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

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

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

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

敵非算也不如還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探善之遣使假節節復以淮爲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三月魏王操

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遮要地名

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

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攻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備時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罵曰賣履兒乃使假子拒汝公平待

呼我黃鬚來假子爲泥矣封備之養子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獯於是欲進不得欲守不能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主簿楊脩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諸氐散居秦川

符氏亂華自此始

時有周羣張裕皆曉占候備爭漢中問二人裕以爲不

利羣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及張既徙氐果不得其民裕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備聞之下裕獄諸葛亮請其罪備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竟以其言不驗棄也 武威顏俊

張掖和轡酒泉黃華西平魏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
俊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爲質以求助操問張旣旣曰俊等外
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空兩存而

圖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

魏國策曰卞莊子刺虎管豎
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

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
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

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

王祕又殺鸞

六月魏王操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

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號曰高陵 劉

備遣宐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

張

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宐都郡領夷道狼山夷陵三縣房陵縣
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又

遣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

劉封本羅侯寇氏
之子長沙劉氏之

劉備至荆州以未
有編嗣養之爲子

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上庸縣
屬漢中

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閒聚眾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爲將軍使領上庸都 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尉

太守

西城縣屬漢中郡備亦分爲郡以授儀唐爲金州

秋七月漢中羣臣表劉備爲漢

中王乃設壇場於沔郡

沔郡屬漢中郡

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

拜受璽綬御王冠

王冠遠游冠也

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

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時新得漢中讞擇重將以鎮之眾論以爲

必在張飛飛心亦自許王獨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

領漢中太守以鎮漢中

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屬焉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宋白曰

義陽唐爲申州宋爲信陽軍

二軍盡驚備乃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

卿意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若偏將將

十萬之眾至請爲大王吞之備壯其言遂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

傅法正爲尙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
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健爲費詩卽授
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
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

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

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

謂社漢室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然意之輕重甯當

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

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

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

悟遽卽受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爲王后 孫權攻合肥時

諸州兵戍淮南

魏改漢九江郡爲淮南郡

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

此閒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

曹仁字子

孝時爲征南將軍

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

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

魏略曰德從兄柔在蜀

我欲以卿爲將不早

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劉

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甯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

聞之曰吾知千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
子爲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懼或謂曹仁曰
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
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寵爲汝南太守操
令助曹仁屯樊城
郟縣屬潁川郡晉地理志襄城郡復
有郟縣蓋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自許以南百姓接授羽所以

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淇河以南非復國家有
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馬
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
爲一板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

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

傅方皆降於羽

水經注漢建安中割南陽
右樊爲南鄉郡屬荊州

初沛國魏諷有感厭

才傾動鄴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爲西曹掾滎陽任覽與諷友善同

郡鄭袤

袤音茂

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爲亂覽不聽九月諷潛結徒

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鄭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

坐死者數十人

改正數十人原文作數千人今改正

鍾繇坐免官初劉廙弟偉與諷

相善廙戒之曰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

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至是亦及於難

廙亦當從坐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羨泰之

子也少孤早有識鑒苟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司空王朗辟

爲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海王基後轉太常又舉劉毅劉

實程咸廋峻人皆服其知人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

立曹植爲魏嗣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

謀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

籠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
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
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
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袁術之甥惡之乃發脩前後
漏泄言教交關諸侯

以脩豫作答教謂之漏泄
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

收殺之操嘗與脩

過曹娥碑下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白八字操謂脩曰解
否答曰解操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操乃曰吾已得之
矣使脩別記所知脩記云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
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鰲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
好辭也操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相去乃三十里遂
有殺脩意操既殺脩見其父彪而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媿無日

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魏王操以杜襲

爲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

此又一許攸非自袁紹來奔之許攸也

擁部曲

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共討彊

敵操橫刀於剗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

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

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闊乎

闊開也大也明也

操曰許攸

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

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

三十斤爲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

鼠也說文曰有螫毒者或謂之甘鼠陸佃埤雅曰鼷鼠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博物志云鼠之最下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

卒見四鈞爲石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擲鐘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曠音奚。莛音廷。又音簞。

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

陸渾縣，馬宏農郡秦晉遷陸渾之戎。

於此宋白曰：陸渾河南府伊陽縣地。

殺縣主簿南附，羽授狼印給兵，遣爲寇賊。

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掾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

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

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

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

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

孫皎時爲征虜將軍。潘璋

任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尙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

徐州

自廣陵以北皆徐州之地

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

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辱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此南郡謂江陵

遂稱病篤權乃遣檄召

蒙還

露檄欲使羽知之

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

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轅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曰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曰將軍觀費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又曰操猱

虜也忿不思難求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羽得晝意遂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

吳與蜀分荆州以湘水爲界故置關

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

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爲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其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

偃城古鄆子國

晃既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

燒屯走

詭道出偃城後通爲長塹故曰都塹

晃得偃城運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

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
呵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紮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
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敵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
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定堅守然後
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君當之諸將皆喜晃
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孫權爲賤與
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
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尙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
權上若還自設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爲喻也兩
馬欲相踴鬪既加之銜勒兩不能動矣而欲鬪
之氣未衰相對銜持則兩雖踴鬪力必自賊
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國中將吏不知有救計權怖懼尙有他

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操曰善卽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

倍羽果猶豫不能去

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且少可掖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

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此其所以猶豫也

魏王操欲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

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

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

二人謂曹仁呂布也

曰不然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

虜衆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

二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

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

其言乃駐軍摩陂

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郡縣縱廣可一十五里前魏青龍元年有龍見於陂於是改曰龍陂

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

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四冢屯欲壞羽自將步騎五千
出戰羽與晃宿相愛遙其語但說生平不及軍事須臾晃下令得
雲長頭者賞千金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
耳遂擊走之羽圍堙鹿角十重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傅方胡
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
陽盡伏其精兵艤艫中博雅曰艤艫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
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
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士仁供結軍資不悉相及羽言
還當治之芳與士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補註初權以
翻爲騎都尉

翻數犯顏諫諍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
丹陽蒙於是役也請以自隨而實無官故稱故官

爲書說王仁

爲陳成敗士仁得書卽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士仁行留兵

衛城遂將士仁至南郡麋芳城守蒙以士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不卽入城而作樂於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已有伏計賴翻言其謀乃不行蒙於是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卽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儻曰權邀羽連兵之難當邀作徵徵幸也謂幸其與曹仁連兵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

求效

求效曾言
求自效也

乘毀因便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逆更宜存之以

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慮於彼將生患於我矣

虞度也防也
謂度羽不能

爲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
防操則必爲操之患矣

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

解嚴解所
嚴兵不復

追羽

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

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

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

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

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濟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

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

都音
若

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

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可降意將以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潛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會武陵部從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

陵附漢中王備

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仲音宙。

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

之

籍誌上督是督將下督是統率

權不聽特召問潛潛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仲

權曰卿何以輕之潛曰仲是南陽舊姓

南陽之樊光武之母黨故謂之舊姓頗能弄

辱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仲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

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侏儒優人以能諧笑取寵觀其

一節足以驗其技籍誌侏儒短人觀其體中之一節便知其身之短矣故云云註非

權大笑卽遣潛將五千

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爲南郡太守封屏陵侯賜錢一億黃金

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

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於西陵卽夷陵也唐爲峽州夷陵郡十

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吸蠻夷君

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降又擊蜀將詹晏等及秭

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

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范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崑山縣東北三里

里有村落名婁縣蓋古婁縣治所也

屯夷陵守峽口

峽口西陵峽口也空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

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

荆州記曰南郡

當陽縣東南有麥城

孫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

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

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

水經註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潘璋擒關羽於此漳水

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

斬之遂定荊州羽初出軍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

吾今年衰矣恐不得還及圍樊爲伏弩中臂醫者曰矢有毒已入

骨須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無患羽便伸令醫劈之時羽適請

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創未合而吳背盟相襲羽不能戰遂被害先是孫權所置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遣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劉備入益州遷璋於公安今為權所得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鍼加徵正言病勢若鍼線之加也通權為之慘戚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背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咄咄也咄嘆也。咄音積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救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

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初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
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薦遺奉職佳吏權
笑曰君欲爲祁奚邪遂用之甘甯粗暴好殺有廚下兒有過懼死
走投蒙蒙留之俟甯來過共升堂見母乃出廚下兒還甯甯許蒙
不殺及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甯
甯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謂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太
事何得以私怒而殺甘甯蒙素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甯船
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可急上甯涕泣獻款曰負卿遂與蒙
俱還見母歡飲竟日後甯又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天下未定鬪將
如甯難得宐容忍之人以是多蒙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
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遊焉寡儔子敬因公

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

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

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

秦松字文表

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

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

雖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

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

鄧禹建策以開光武中興之業而其

後不能定未眉故以蕭比之

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

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

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

謂關羽之強適足為吳之驅除也

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

實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

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事而負

罪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封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虞翻性梗直于禁當與權乘馬竝行翻呵禁曰汝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平抗鞭欲擊之權呵止之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欲令翻避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失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乎芳闔戶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士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合事宜芳聞之有慙色初襄陽圍急魏王操召兗州刺史裴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而辭意濡緩揚州刺史溫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近耳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亦將被召也然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

賈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未至而圍已解潛獨以先到受賞操聞徐晃追關羽入其圍中而破之乃與晃誓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聞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於孫武穰苴矣至是晃遂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爲尙書時諸軍皆集操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操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操嫌荊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此漢川謂襄樊上下漢水左右之地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旣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

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 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

假節領荊州收封南昌侯

南昌縣屬豫章郡

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

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
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
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
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補註欲已守節令子革命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
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
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
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尙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
樂武功旣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

適建也臨雍遊也

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
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
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庶庶
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
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
用事實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
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
李膺之徒而引延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
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
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僇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
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

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
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同邪過於骨肉殄滅
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
成毀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邱墟王室蕩覆
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
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
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
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
忽哉

庚子建安二十五年

魏黃初元年

春正月魏武王操至雒陽起建始殿伐

濯龍祠樹樹血出操見而惡之以爲不祥遂寢疾臨終持姬女而

指季豹

季豹者想操之幼子然六十五卷建安十三年所載操二十五子無季豹名想早夭邪

以示從行四

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庚子薨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尙未定未得

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

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珠寶又敕諸子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

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

總音歲又音悲

朝脯上脯糲之屬月朝十五

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

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

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其分之操字孟德

名吉利小字阿瞞漢相國參之後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

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

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動勞空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

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救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扶麥而行操所乘馬忽騰入麥中救主簿議罪主簿不敢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御軍三十餘年手不釋卷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射雉一日獲三十六頭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攻城拔邑所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又精藝博物安平崔瑗瑗子寔宏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皆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允真郭凱等善圍碁操皆與埒能列埒音又解養性法好方樂招引方術之士習啖野葛至一尺飲鴆酒而無害然爲

人佻易無威重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殺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是時太子丕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與諫議大夫賈逵以爲事不可祕乃發

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

曹氏市國譙人小見者以譙人爲可信也魏郡太守

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

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

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爲作長檄令所在給

其稟食

長檄令今軍行所至給券也

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

操自冀中還師而東彰定代而西迎

操因留彰長安

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

侯所問宜也凶問至鄴太子丕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

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職如侍中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

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丕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

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

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

之弟也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謂須待漢帝詔命也尙書陳矯曰王

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

側愛子謂鄢陵侯彰也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且

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

太子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魏王丕以太中大夫

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 丁

卯魏葬武王於高陵

高陵在鄴城西

魏王丕弟鄴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

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會使者

時禁切藩侯使諸者

監其

魏王貶植爲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

王莽置左右刺姦以督姦猾光

武中興亦置刺姦將軍然公府掾無其員也魏晉公府始有營軍刺姦等員

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

口皆植之黨也既而不與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閒關一牛不如墜井而死丕令植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鬪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則斬植策馬而馳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帶橫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又當限令七步中成詩植應聲曰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其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聞之

而有慙色時人號植爲繡虎植慮爲丕所殺每登鄴城西岡以舒
嗔後人遂目其岡爲愁思岡丕又嘗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
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不固問之宣曰此殿下家事雖欲
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附錄宣善占夢每奇中嘗有人
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何也
宣曰君當得美食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
芻狗何也宣曰君當隨車折脚頃之果然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
見芻狗何也宣曰君當失火賊而火起其人曰吾前後三時皆不
夢也聊妄言耳何以皆驗邪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
異也其人又問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
之物祭則有福昨故當得美食也祭祀既畢則芻狗爲車所踐故
當墜車折脚也芻狗既踐之後便當
取以爲薪故當失火也。隸音歷

魚豢論曰諺言食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
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彭之
挾恨尙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

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魏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隨從乘輿車後中常

侍得入禁中皆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爲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

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後遂爲顯職

散騎侍郎自魏至晉黃門侍郎共平尚書於事江左乃罷

其宦人爲

官者不得過諸署令

謂左右中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奚官黃門掖庭永巷御府鈎盾中藏府內省等署

也

爲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魏王丕左右舊人諷主者

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

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

魏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

天朝謂漢朝也

乃立九品官人之法

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

第其高下

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中下下也

夏五月戊寅詔

追封魏王祖太尉曰太王

王祖漢水尉曹鸞也

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魏王

丕以安定太守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

張掖張遵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

應演

誅韓遂者趙雲也蓋威行涼部久矣故進等皆應之

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毋邱

興

毋邱復姓也

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

皆以爲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

得西渡

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

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

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

增而被損矣旣獲益眾之寶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

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

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

胡與毋印興擊張進於張掖魏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爲變則誘而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河西平封則爲都亭侯徵拜侍中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勢執就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拑之耳

從後奉曰拑又云偏引曰拑○拑音

紀又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

流輩也牽於父子之愛而發君臣之義是

帝流人以下一等見識故曰下流之愛補註愚謂父上而子下以夕而愛子是慈惠之澤從上而流及於下故曰下流之愛非常流下等之說也不然孫登之將死也上疏於父權曰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愛豈謂其父有下等人見識邪想魏晉問桓言自是如此非獨就以恭卽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此規其父也

恭卽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

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六月庚午魏

王丕引軍南征

改正征原文誤作巡今檢從文帝紀改正

度支中郎將霍性諫曰戰危

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太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

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今創業伊始便復起

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

不怒殺之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於魏

漢中將軍孟達屯上

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降魏

魏王不宿知達名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或曰將

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不益欽達逆與之書曰聞卿姿度純

茂器量優絕當聘能明時收名傳記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

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達有容止才觀及進見不甚器愛之引與伺輦以達爲散騎常侍建

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以達領新城

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

時魏王引軍南
巡以曄爲長史

達有苟得

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

蜀之漢中
吳之宜都

皆與新
城接連

若有變態爲國生患魏王不聽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

箭射蒿中耳

爲孟達叛
魏實本

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

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亦叛封降魏封破走還成都封本羅侯寇

氏之子漢中王儲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爲子令與達鎮守

上庸及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

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漢中王深以爲恨至是敗還

漢中王責其侵陵達及不救羽之罪將殺之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初達之攻封先以書說之曰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處於疑慮之地自立阿斗對禪小字阿斗爲太子以來有識之士相爲寒心何者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禍患之來發若踐機耳封不從及臨刑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漢中王聞而爲之流涕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附魏甲午魏王丕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於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傲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

禮既葬而反哭

禮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忘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逮於漢文變易古

制事見十五卷

文帝後七年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頽於

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

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

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及至受禪顯納二

女

獻帝之禪也冊詔魏王曰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整降二女以嬪於魏

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

世之期促也

魏王丕以丞相祭酒賈逵爲豫州刺史

豫州統潁川汝陰汝南梁國沛郡譙郡魯郡弋陽安

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沈約志曰弋陽縣本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臨江

爲安豐郡

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

錄也

逵曰州本以六條詔

督察二千石以下

舉漢制也

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

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

下復何取正乎逵到宣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魏王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達爵關內侯魏左中郎將李伏

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眾甚羣臣因上表勸

魏王丕順天人之望

時勸進者辛毗劉放傅異衛臻桓階陳矯陳羣蘇林董巴攝之者司馬懿鄧芝

魏王不許冬十月乙卯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

璽綬詔冊禪位於魏魏王丕三上書辭讓乃爲壇於繁陽

時南巡至潁川

頽陰縣繁陽於曲蓋之繁陽亭述征記曰其地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臺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壇也

是年以繁陽

爲繁昌縣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

考異曰陳志云丙午行

升壇即祚寶紀亦云庚午魏王卽位按武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

十九日發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尙在亦云辛未受禪陳志

寶紀誤也范書云遣使求璽綬尊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

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案

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燎祭天地獄瀆改元黃初大赦十一

容在曹后之所此說妄也

月癸酉奉帝爲山陽公

山陽縣屬河內郡

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

子爲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

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羣臣封爵增

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

獻帝建安十三年山罷三公官今復舊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先是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

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

無上也至是果禪位於魏

范曄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

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帝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魏主丕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遊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

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

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魏主善而從之自是以後遂皆以建寅爲正時羣臣

竝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

魏主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魏主又嘗問尙書令陳

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喜形於聲色而相國欲及公獨

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欲會臣漢朝心雖喜悅義

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魏主乃悅魏主欲追封太后父母尙

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

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禮記婦人無爵爵從夫之爵秦

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魏主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仍舊爲定制藏之臺閣臺閣尙書中藏故事之處十二月魏初營雒陽宮戊

午魏主丕如雒陽遂定都焉詔改雒爲洛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

雜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雜爲洛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魏主默然魏主不召東中郎將蔣濟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尙以示濟濟至魏主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魏主忿然作色而

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

書洪範曰罔無有作威作福臣而有

作威作福其害于

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魏主卽遣

追取前詔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

時營洛陽故欲徙冀

州士卒家

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魏主意甚盛侍中辛

毗與朝臣俱求見魏主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魏主曰卿謂我能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魏主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廟之謀議之官

侍中於周爲常伯之官在天子左右倘顧問拾遺補闕

安能不與臣議耶臣所言

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魏主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魏主遂奮衣不遺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

辛毗字佐治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魏主乃徙其半魏主嘗出射雉願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魏主默然未幾又出游獵駙馬都尉鮑勛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如何

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魏主手毀其表而行中道問侍中

劉曄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曄對曰獵勝於樂助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獵之爲事暴華益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豈可同日而語也因奏曄佞諛不忠請付有司議罪魏主怒作色而罷時長水校尉臧陵亦諫不宜數行弋獵魏主大怒陵減死一筓是歲漢中王尙書令法正卒王爲之流涕累日魏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